

論當前幹部思想教育中的 幾個問題

華南人民出版社

書號：(穗)0435

論當前幹部思想教育中的幾個問題

編輯兼：
出版者：華南人民出版社
廣州大南路四三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廣東分店
廣州永漢北路二〇六號

印刷者：廣州市人民印刷廠

45,001—85,000 1953年12月初版
每冊定價1,200元 1953年12月初版第二次印

本書字數 23,205

出版者的話

本書是以『南方日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一日、三日、四日、五日的五篇社論編成的。內容都是有關過渡時期中幹部思想教育問題。付印前，並曾經作者作了一些修改。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

目 錄

必須做好幹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的.....	一
——反對經驗主義的陳舊觀點.....	
再論必須做好幹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的.....	六
——反對片面的『農民觀點』.....	
三論必須做好幹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的.....	一三
——如何克服購糧工作中的幾種思想抵觸.....	
四論必須做好幹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的.....	二〇
——如何教育幹部劃清思想界限.....	
五論必須做好幹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的.....	二六
——如何組織力量，為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鬥爭.....	

必須做好幹部的思想教育工作

——反對經驗主義的陳舊觀點

正當我們大張旗鼓地向各階層人民宣傳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特別是向廣大農民宣傳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綫與動員農民把糧食賣給國家的時候，我們必須把握到這一巨大政治工作的成敗關鍵，首先在於是否能夠深入地教育幹部，以總路綫的理論和知識重新武裝幹部。因為幹部是羣衆的帶路人，只有幹部接受了總路綫的教育，思想上真正弄通了，才能經過幹部去向廣大羣衆進行宣傳教育工作；更重要的是，只有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在出賣糧食給國家和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真正實際行動起來，做出了榜樣，才能進一步教育羣衆、帶動羣衆。

在華南地區，首先做好各級幹部的總路綫教育工作，更屬特別重要。因為華南是新區，新幹部的數量很大，社會主義思想的薰染很少，更談不上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特別是因為我們的工作較全國其他地區慢了一步，舊的經驗主義的東西在幹部中有根深蒂固的影響，對新事物很缺乏敏感，因而在這個巨大的轉折點上，對總路綫的接受總難免要出現程度不同的思想抵觸。如不排除這些思想抵觸，是無法發揮工作中的主動性與創造性的。

有的幹部說：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工作就是這樣作了，很有成績。爲什麼今天要另來一套？這種說法當然是錯誤的。在戰爭期中，一切爲了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一切爲了取得全國政權。農村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都是圍繞着這個總題目做文章。但在革命勝利、取得全國政權之後，舊的生產關係的障礙被排除了，我們要建設什麼，怎樣建設，這些完全新的課題就擺在我們面前了，必須採取新的方針和辦法來加以解決。拿農村工作來說吧，戰爭中也會進行了土地改革，也會進行了發展生產，但是分割的與戰爭的環境，農民又那裏去發財，那裏去致富？而在今天的全國統一與和平的環境下，在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與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競相給農村經濟發展以影響與引導的情況下，如果依然單純用發財致富的口號，而不講清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走全體農民共同富裕的路，那就會投資本主義之所好，讓農村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大大發作起來。華南地區土地改革結束不久，農村中『買青苗』、『放穀花』等高利貸行爲已普遍發生，不少農民兼營商業投機，小販大大發展。這些情況，都說明了在和平環境下，農村資本主義的自發趨勢的增長，是不許輕視的。俗話說：『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上什麼山唱什麼歌』。情況變化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必須改變。正因為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期，英明的毛主席才提出了使我們的國家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爲社會主義國家的總任務，也就是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

有的幹部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我們的國家就已進入了過渡時期，而幾

年來我就是這樣做工作的，又很有成績。爲什麼要以過渡時期總路綫的理論和知識重新武裝一次？這種說法當然也是錯誤的。從全國勝利之日起，我國就已進入了過渡時期，但到一九五二年爲止，我國還是處在經濟恢復時期，而從今年起，我國就已進入了計劃建設的新時期，即社會主義的建設與改造的時期。這就是一個發展時期中的兩個不同階段。在恢復時期，不論工業、農業，不論大廠、小廠，不論那種經濟成分，一律恢復起來，動作起來，以應當前的急需，還不可能有計劃的全面的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與改造。在恢復時期，建設新的和恢復舊的，這兩重任務交錯在一起進行，因而還有很大一部分掃尾巴的工作要做，如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鎮壓反革命……等等。這些基本上都還屬於掃除三大敵人的殘餘勢力的範疇。正因爲這樣，我們的思想就不能停留在舊的恢復階段中。而從今年開始的計劃建設階段，則是一個新的建設時期，是整個國民經濟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實行改造的時期。根據這樣一個總的要求，幹部思想中從恢復階段所帶來的一些糊塗觀點，就必須予以澄清，才能在今後工作中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斯大林同志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文中曾經這樣說過：『決不可說新反對派底這些錯誤是從天上落下来的。恰巧相反，它們是與那已經過去而叫作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發展時期有聯繫，當時建設事業是按和平道路進行，可以說是按自流道路進行，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變動，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的階級鬥爭尖銳化。可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却是一個與舊時期，即與恢復時期不同的新的發展階段。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是新的建設時期，即整個國民經濟按社會

主義原則實行改造的時期。這個新時期就引起新的階級變動，引起鬥爭尖銳化。它要求我們採取新的鬥爭方法，要求我們重新配置我們的力量，要求我們改善和鞏固我們所有一切組織。布哈林集團底不幸，也就在於他們現在還過着舊生活，看不見這個新時期底特點，不懂得必須採取新的鬥爭方法。由此他們就患着瞎眼病，張惶失措，害怕困難。『讀了這一段話後，就會使我們大吃一驚，就不會再迷信某些舊的觀點和舊的作法了。』

有的幹部說：華南地區土地改革剛剛結束，工作落後一步，情況特殊一些，慢慢來不要緊。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各項工作的燈塔，當然也是照耀各個地方工作的燈塔。華南不能特殊，不能例外。毛主席早就指示我們，把廣大農民組織起來，打倒地主階級，這叫做第一個組織起來；把廣大農民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這叫做第二個組織起來；其間並沒有什麼間隔或中斷，沒有什麼放任自流의自由發展階段（其結果必然是向資本主義發展）。因為在土地改革之後的農業，從生產關係上來說，是個體農民的私有制，一小戶佔有一小塊土地；從生產方法上來說，是使用落後的生產工具，落後的耕作技術來分散經營的。這種情況就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災害與解決生產上的困難，就難免有一部分農民會陷於貧困。因而小農經濟的不穩定狀態，是必然的，它或者是走向少數人靠剝削而發財，多數人被剝削而窮困的資本主義道路，或者是實行農業的大規模合作經營，走全體農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二者必居其一。黨和政府的任務，就是要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特別在國家爲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的今

天，工業的發展，迫切需要農業的改造以相配合，而工業發展的結果，也爲農業改造創造了條件，看不到這個新的情況而盲目搬用舊的慢慢來的經驗，就要犯錯誤。華南地區土地改革結束不久，農村中的兩極分化還不太厲害，這也是事實。正因爲這樣，才更有利於迎頭趕上。難道一定要在農村中階級分化已很厲害，農村中一部分幹部已經染上沉重的資本主義剝削病，才去號召大家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爲什麼不可以早一點克服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減少一些阻力，比較順利地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華南全體幹部的任務，就在於迅速弄通思想，積極行動起來，教育與帶領華南人民同全國人民一起走上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上述幾種對過渡時期總路綫的思想抵觸，是不正確的，必須大力予以克服。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都是來自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因而對新事物、新思想缺少敏感，同時它也是社會主義覺悟不高的一些具體表現。目前各地正在召開的幹部會議，必須十分重視對幹部的思想教育，以總路綫的理論和知識重新武裝幹部的頭腦，講清道理，排除思想障礙，把全體幹部的理論水平更加提高一步。這是做好今後工作的起點，是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綫的起點，不允許有絲毫忽視。華南幹部在土地改革和其他社會改革中，堅決地執行了黨的政策，堅決地同廣大羣衆生死在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只要我們抓緊當前的總路綫的教育工作，全體幹部一定會竭誠擁護黨的總路綫，堅決執行黨的總路綫，那就會產生巨大的物質力量，帶動着千百萬羣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堅定地沿着總路綫向社會主義前進！

再論必須做好幹部的思想教育工作

——反對片面的「農民觀點」——

華南地區工作，在以往幾年中，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發動廣大農民，實行土地改革，並在城市工礦中進行民主改革，從而奠定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實基礎。幾年來，無數幹部深入農村，同廣大農民同住、同食、同勞動，艱苦地教育農民，發動農民，同農民建立了血肉聯繫；土地改革中又湧現了大批的區、鄉幹部，他們昨天還是農民中的一分子，或者今天還沒有脫離農業生產，因而同廣大農民更是息息相關。這種情況，就使黨與政府在廣大農民中有聯繫，有依靠，有威信。它正是我們進一步教育農民、改造農民的極有利的條件。但另一方面，由於我們過去在幹部中缺乏系統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人階級立場與觀點的教育，因而在幹部中也流行着某些似乎是代表農民利益的片面觀點，它必然會在這次總路線的教育中暴露出來。各級領導的責任不在於對這些片面觀點表示驚訝，而在於循循善誘，讓大家把心裏的疑慮都講出來，然後加以分析批判，得出一個正確的一致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使總路線的教育深入而透徹。

過渡到社會主義，要求全國人民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而鬥爭，首要的是建設強大

的重工業。對於廣大農民來說，就要關心國家利益、整體利益，支援工業建設，它具體表現在農民把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出賣給國家，並換回自己需要的工業品，這就是現階段中工農聯盟的一種經濟形式。但是有的幹部却說：工業化過急了，因而工業品的價格高，農產品的價格低，還不如慢一點來，好讓農民多休養生息幾年。這種說法當然是錯誤的。沒有工業的發展，沒有重工業的發展，就不能幫助農民，不能幫助農業的提高和改造，農民又那裏去休養生息？我國以往幾千年來的農業社會的歷史，不正說明了單是依靠農民的勞動，單是以農業養農業，並不能使農民擺脫貧困與使農民很好的休養生息嗎？因而農業生產的提高與改造，農民生活的改善，不僅要依靠農民自己的勞動，更重要的還是要依靠國家工業化，依靠工業對農業的幫助。而工業建設是需要鉅大的資金的，修工廠需要錢，買機器需要錢，這些錢除了依靠工人階級艱苦的勞動生產以進行積累之外，還需要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農民的支援。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必須出賣給國家，工業品的價格暫時比農產品要高一些，其原因就在這裏。國家不能採取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來適應農民的眼前小利，因為那種辦法雖然似乎對農民是暫時有利的，但必然會引起工業品價格的更加高昂，必然會造成工業化的極大困難，歸根到底，是不利於農民，不利於國家和全體人民的。國家只能依靠工人階級的奮勇勞動和發明創造，找竅門，挖潛力，提高工業的生產，減低工業品的成本，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漸地減低工業品的價格。工業品的價格逐漸減低了，農產品的價格自然就會相對地逐漸提高了，這是既照顧羣衆的遠大利益，又照顧暫時利益的唯一

一可行的正確辦法。這也是工農羣衆生活要改善，但必須是逐漸改善而不是一步登天的道理所在。事實上，國家幾年來所採取的政策正是這樣的政策，廣大農民已經從實際生活中體驗到這個政策的正確性。廣西省灌陽縣第一區的展覽會，計算了一九四八年做一件棉衣服至少要二百斤穀子，現在連手工錢在內，只要六十五斤穀子；一九四八年買一把二斤十四兩重的鋤頭，要六十斤穀子，現在只要三十四斤穀子。廣東省曲江縣的農民算出了一九五零年買一疋龍頭細布要三百零八斤大米，現在只要二百八十四斤大米。廣東省潮安縣農民算出了去年一百斤穀只能買三十斤肥料，今年却可以買到四十斤半肥料。這就說明了農民買進的工業品漸漸便宜了，賣出的農產品漸漸更值錢了。這就是工業化的道路既符合農民的將來利益，也符合農民的目前利益的鐵證。

過渡到社會主義，要求農業能同工業一道前進，要求農業本身的社會主義改造；因而就迫切需要以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與改造農民，需要教育農民同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同農民中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進行鬥爭。但是却有不少幹部，不瞭解改造農民的重要意義，說什麼改造二字還能用在農民的頭上？！他們又說：農民的生產情緒剛剛穩定，剛剛糾正了從平均主義出發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現在又要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一定會引起混亂，影響農民的生產情緒。這些說法當然也是錯誤的。農民是勞動者，勤勞生產，對國家人民有很大的貢獻，這是事實，因而他是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能夠同工人階級一起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是，農民又是私有者，雖然是勞動人民的私有，

不同於剝削階級的私有，但終究還是一種私有。這種私有性盲目的支配着農民，使農民盲目地自發地趨向於資本主義的道路。明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火坑，但農民受了私有性的盲目支配，就像撲燈蛾一樣，盲目的撲上去，跳進去，直至粉身碎骨。自發性的盲目力量，也正在這裏。被私有性盲目的農民，除了自己勤勞生產外，還打算着用額外的辦法、非常的手段來求得富裕，這種額外的辦法，就是實行剝削，或囤糧，或營商，或放債，或僱工，或買田買地，這些剝削辦法只能加在比自己更弱更窮的人的頭上；但是積來積去，有朝一日，又會被更大的剝削者所吞食，許多人一齊走向貧困。這是被歷史事實所早已證明的悲劇，在今天農村的現實生活中也同樣存在。廣東省土地改革結束後的大半年來，農村裏就普遍發生了放『穀花』、『糖花』、『豬肉花』、『豆花』、『果樹花』等等高利貸形式。陽江縣十二區三山鄉的放『穀花』就達一千多擔穀；茂名縣十八區湖水鄉富農丘偉芳在一月前就以一千六百元至一千八百元一斤的低價收買了二千多斤片糖。這只是千萬宗中的一兩件。這些剝削行為，當然是加在生活困難的農民的頭上，使他們更加走上窮困與破產。陽江縣十區開會的幹部粗粗一算，已經發現了該區有三十七戶農民賣田賣屋，開始走向破產或已經破產。請問：這種情況是『穩定』呢，還是混亂？是在那裏『和平發展』呢，還是在激烈的鬥爭着、分化着？是一般老實農民的『情緒穩定』呢，還是資本主義分子和投機者們的情緒穩定？我們還能閉着眼睛瞎說一通嗎？不行的。必須在農村中加強社會主義的宣傳，以集體主義精神來教育與改造農民，發揚農民積極勞動的一面，克服農民

私有的一面；說服農民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堅決同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以及農民中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作鬥爭。不如此，農村就不能穩定，農民的生產情緒就不能提高，工農聯盟也就不可能鞏固。當然，應該而且必須正確的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吃大鍋飯』等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正確的。

還有不少幹部，直到今天，還不完全瞭解我國的工農聯盟，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的道理。他們甚至說：農民的貢獻很大，功勞很大，為什麼還要說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呢？首先應該懂得，工人階級是身受資本主義剝削的，是不佔有生產資料的，它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反對資本主義道路，因而它的面前只擺着一條社會主義的道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黨，其道理正在這裏。而農民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因而農民的面前就擺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必須有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帶路，才能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再說，工人階級是掌握近代生產、工業生產的，生產的力量大，效能高。比方說，用手紡車紡紗，一人一天只能紡四兩到半斤紗；而在機器紡紗工廠裏，一個工人可以管四百到八百枚錠子，一枚錠子一天就能紡十多兩紗，合算起來，一個工人一天可紡三百斤到六百斤紗，即等於一千多個用手紡車紡紗的人的生產量。根據東北一九五零年的材料，一個農民平均全年生產四千斤糧食，而一個工人一年生產的東西平均要值九萬六千斤糧食，即等於二十四個農民的生產價值。工人階級用自己的勞動和智慧，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財富。比如青島青年紡紗女工郝建秀，創造了科學的細紗工作法，使皮軋花減少，因而產量

增加，成本減低，如果每個紡紗工人都照郝建秀的辦法工作，全國每年就可以多生產四萬四千四百六十件紗，每件紗按八百萬元計算，就可以買二百三十七架戰鬥機。而工人生產出來的東西，都歸了國家，歸了人民，自己只拿到工資，所以工人階級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最大。還有，我國要建成社會主義，沒有發達的工業是不行的，工業在各種生產部門中，正像頭顱之在人身上一樣的重要，沒有發展了的工業，就不能便利交通，就不能改造農業。一個農民用兩頭牛拉犁來耕地，每天只能耕幾畝田，但用相當於十八匹馬力的拖拉機來耕地，十個鐘頭就可以耕地一百六十畝到二百四十畝。沒有工業的幫助，不使用機器來從事農業生產，是無法減輕農民的勞動同大大提高農業的產量的。因此，我國的工農聯盟，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只能是這樣的一種工農聯盟，才可以保證我們的國家穩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才可以保證國家建設總路綫的實現。

我們的國家正沿着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勝利前進。華南農民從很久以來就跟隨着共產黨前進，富有革命傳統。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華南農民曾有力地支持了當時的革命政府，支持了北伐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廣東東江地區、海南島地區以及廣西的左、右江地區，廣大農民都曾同國民黨匪幫進行過英勇的鬥爭。抗日戰爭中，農民游擊隊遍於華南各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華南農民以自己的武裝鬥爭配合了與迎接了全國的解放。解放以來，華南農民組織起來，打破了封建鎖鍊，發展了農業生產，鞏固了祖國的國防。今後，華南農民也一定會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走上社會主義的大道。這一

切，都是不容懷疑的。但是，也必須指出：在今後爲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鬥爭中，農民必須支援國家的工業建設，必須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必須接受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才能保證這一偉大歷史任務的實現。而一切似乎是代表農民利益的片面觀點，不利於國家工業建設、農民改造與鞏固工農聯盟的片面觀點，究其實際，却不外是代表着農民中一部分富裕者的意見，也正是農民中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的一種反映，因而是錯誤的，必須予以徹底掃除！

三論必須做好幹部的思想教育工作的

——如何克服購糧工作中的幾種思想抵觸

目前各地正在逐級召開幹部會議，廣大幹部聽取與討論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總路綫之後，都恍然大悟，積極擁護黨的政策。有的說：奮鬥目標明確了，社會主義有盼頭了。有的說：不懂得總路綫的時候是疲疲塌塌，一懂得了就渾身是勁。有的說：這次會議把心竅開亮了，再不糊糊塗塗做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的尾巴了。大家紛紛議論，眉笑顏開。但是，當會議一進行到收購糧食工作、討論如何動員農民把糧食出賣給國家的時候，許多幹部都沉悶起來，有的唉聲嘆氣，有的喊叫困難。這說明了大道理易於服人，但一接觸到具體問題時，思想上又會『回生』。因而各地各級的幹部會議，在初步進行總路綫的教育之後，必須以購糧問題為重點，仔細研究，反覆討論，務必使全體幹部不僅在總路綫的原則問題上思想要弄通，而且要在收購糧食的具體問題上思想也能弄通。不然的話，總路綫的教育就會流於泛泛的空論，不僅無法完成收購糧食的具體任務，而且也無法把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一步。

國家以大力組織糧食的收購、調運、銷售和貸放工作，打擊囤積居奇、牟取暴利的糧